

日記一則

六十五年十一月八日
星期一

蘇荻

越過一段時間的空白，當我再度翻開日記本，今天的我已揮揮手告別昔日的雲彩，邁開腳步迎向另一個新的里程碑。

褪下那令人深引以為傲的制服已經四個多月了，回想考前考後這一段萬般艱辛的歷程恍如隔世，那真是人生中難得的經驗。姑不論內心是否滿意如此的結果，總算也敲開了大學之門。踏入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，初嚐「新鮮人」的滋味，一切都顯得那麼新奇，那般地不一樣。每當攬鏡自照，凝視鏡中人那一頭新燙的捲髮；每當無意中翻出那清湯掛麪、土里土氣以前的相片；每當手捧洋文書，越過校園的青草地而悠悠然地憶起過往；總讓人不知身之所之、心之所之。

似乎人總是活在對過去的肯定及對現時的否定裏。的確！許多美好的事物，不失去你不會知道它們真正的意義與價值。初上高中時常懷國中那段五彩繽紛的歲月；如今上了大學，卻又念念不忘高中的那群夥伴；還記得初嚐真正友誼滋味的甜蜜辛酸，鼓號隊參加遊行時的意氣飛揚，一次次在全班合作下搬回來的獎牌，還有那刻骨銘心的「陽明山之夜」，無數美好的回憶塞滿了整個印象裏的中學生涯，就好像一只飽含蜜汁的果實，那過濃的甜分總是抹殺了其他果子的芬芳。那也是一段蛻變、成長的歷程，曾揮霍著生命裏難得的純真，曾灑下一大把一大把的熱情，好一段胸無城府、天真爛漫的歲月呵！

女孩子是醫學院的少數民族，這種情形對於剛脫離六年「女校生涯」的我，不習慣是難免的，再加上沈浸於回憶的那一罇蜜中，更不

願面對已成的事實，因此在給好友的信上總是滿紙的牢騷，一片的怨聲～校園太小、設備不足、同學之間過分冷淡，似乎看在我眼裏的一切都不對勁。此外在與同學的相處中，由於年齡的不同、地域的有別造成了思想上的差距，不知道自己是否太天真？是否大學生就須懂得所謂的人情世故？日常生活裏爲了目標爲了理想而進行某件事時，往往滿腔的熱血被澆了冷水，在兩三次遭遇到挫折後，夜深人靜仔細檢討之餘，猝然發現原來事情的癥結在於十幾年來心目中認爲「必然」的事物在他人之口裏却都被否定掉了。難道說我的觀念是錯誤的？不！再經過審慎的思考之後我下了這個結論。雖然就如好友惠珍所說的，我承認自己對於事物的要求太趨於「理想」，但心理學家福蘭克曾說：「人是爲追尋意義而活的。」而生活的真正意義不就是在於隨時提昇自己於更高的境界嗎？

回顧近兩個月的大學生活，似乎總陷在恍惚的情緒裏，日子過得並不怎麼踏實，或許這是因爲對於新的環境、新的事物還不能適應的緣故吧！儘管生活中的一些挫折曾讓我心灰意冷，儘管人際關係上的失敗經驗曾讓我萌「不如歸去」之想，但情緒的低潮一如黎明前的黑暗轉眼就過去，希望的火花仍然閃耀在我的心中。心平靜氣下經過一層思想的濾網，不禁想起那句諺語：「若山不來就我，何妨我去就山。」不是嗎？既然現有的一切不會因我而改變，爲什麼我不試著改變自己去適應現況呢？我要拿出信心與毅力努力朝此目標前進，仁慈的上帝呵！請接納我最虔誠的祈禱：

「May tomorrow be a perfect day.」

門牆內的片斷

鄭琤琤

· 鋪滿心扉的呢喃

「好啦！吃點東西去。」M說。

沉悶的空氣總算有了提昇作用，顯不得收拾顯微鏡，三個人離開了窒悶的斗室。

風，拂動著夜色裡的髮絲和衣襟，風躑躅在小徑上，非常不安份地搖著涼意和颯颯衰草，此時此刻，我們精神抖擻，有種工作後的滿足和盈握的美感，雖然，任何收穫都是無法成爲永恒。

也許，這是另外一種滿足，在顯微鏡和永不褪色的病理切片底下，真慶幸還保持著這份精神的感性和純樸。

R說：「我現在常有一種茫然的感覺，茫然，是比貧窮更可怕的東西。」我望著她，幾度，灼切的眼神總企圖能發現她某種價值的肯定。

實在不想多提什麼「存在主義」的，那是壓人的大帽子，不是嗎？每次，它總使我想起沙特那個怪人，和他筆下那些個狂人，其實，要找回生命的真實性，說穿了，每一個人都是自己命運的主宰。

這一段日子實在蒼白得很。雖然竭力想去挖掘生活的情趣，但，仍覺得咀嚼生活就像咀

嚼一塊蠟。除了勤練古箏外，鎮日埋首書城，書本構築成城牆的磚塊，圈住了小小的領域，也圈住了孤寂的靈魂。兩眼無光，十五公分的距離（從眼睛到書本）就是我的視界所及。年輕是一隻停不下來的鐘擺。以前，常會暗笑那些鑽象牙塔的人，曾幾何時，自己也成爲自己所不齒的人，懷海德不知何時已悄然離我遠去。

學醫的路程是艱苦的，輪迴的考試造成反覆的記憶，也日益加重腦力的疲憊和心靈的麻痺，我常對自己說我沒有悲觀的權利。不管如何，時時刻刻我還是要尋找每一寸泥土，播下希望的種籽。

· 繭

赫曼赫塞：「那隻鳥正掙扎著要從蛋中解脫出來，那個蛋就是一個世界。誰想誕生，就首先要毀滅一個世界。」

× × ×

一個偶然的機遇裡，養了六隻蠶兒，每次一忙，上課去了，總忘了甩在紙盒裡孤零零的六條生命，正有一餐沒一餐地啃噬著桑葉。今天，特地抽空弄來了好多桑葉，牠們竟不吃了